

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

南通博物苑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濠河之畔,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、晚清状元张謇于1905年所创办,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公共博物馆。

1903年,张謇前往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,通过参观博览会和博物馆,深受启发,回国后便竭力倡议创办博物馆。他两度上书,论述建设“帝室博览馆”的必要性,并希望将这种新式教育形态推广到各府、州、县。张謇的主张没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,1905年,他决心在家乡规划一座博物苑。

最初的南通博物苑是依托通州师范学校而设,主要有中馆、南馆、北馆三座主体建筑,馆藏陈列天产(自然科学)、历史、美术(后增教育)等相关文物及标本。苑内遍植花草树木、饲养丹顶鹤等动物,后又建设假山池沼、喷泉水池、亭



台馆榭等,将中国古典园林之美与西方近代博物馆相融合,极具特色。这也是其得名博物苑的缘由。

张謇在南通博物苑对联中写道: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,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这副集句联的上联出自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,庠、序、学、校是不同朝代对学校的指称;下联则出自《论语·阳货》,孔子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“广大其心,导达其仁”。

1906年,张謇还在博物苑建立测候所,负责每日观测天气数据。张謇为何要在博物苑规划之初设

置一个负责观测天文气候的气象站?这是因为在甲午战争战败后,试图救亡图存的国人不仅渴望坚船利炮、富国强兵,还将目光投向农业技术,这股现代化农学启蒙的风潮影响了当时正在建设的博物苑。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设置测绘科、农科和土木工科等,并在博物苑中建设测候所,为学校师生提供实验场地,也为农人提供指导和帮助。

殊为可惜的是,全面抗战爆发后,博物苑被占领并遭破坏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南通博物苑才迎来新生。

进入21世纪后,南通博物苑新建现代化展馆,总面积扩展到7万多平方米,并将初建时期的博物苑遗址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重点保护,恢复重修部分景点。

来源: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

闲话

作家的「副业」

□ 蓬山

“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,个儿大,肩峰很高,劲儿足。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,犄角向前弯去,顶架也厉害,而且皮实、好养。对北方的黄牛,我多少懂一点儿。这么说吧:现在要是谁想买牛,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。”这是史铁生引以为傲的。

“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马铃薯的人,大概不多!马铃薯薯块之间的区别比花、叶要明显。最大的要数‘男爵’,一个可以当一顿饭。有一种味道甜脆,可以当水果生吃。最好的是‘紫土豆’,外皮乌紫,薯肉黄如蒸栗,味道也像蒸栗,入口更为细腻。”这是汪曾祺的自述。

余华,则是拔牙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,五年间拔了上万颗牙。正是因为讨厌这份工作——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,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”,余华开始了文学道路的跋涉。后来他说:“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。”

而史铁生、汪曾祺的青春,分别是由几十头牛、一筐筐土豆组成的。前者到陕北插队当知青,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员;后者下放到河北涪源的马铃薯研究站,为土豆画图册。牛、土豆、牙齿,成了这些作家的特殊“副业”。

其实,当时这些才是他们的主业,文学反而遥不可及。

“尝新”原本指秋祭

□ 山石

《礼记·月令》“孟秋之月”谓:“是月也,农乃登谷。天子尝新,先荐寝庙。”郑玄注:“黍稷之属是始熟。”“登谷”,意思是收割成熟的谷物;“尝”,是古代祭祀的名目;“新”,指刚收获的谷物。“尝新”,是说以新谷为祭品进行祭祀;“荐寝庙”,意思是奉祭祖先。

那时,一年要举行四次大的祭祀活动。《公羊传·桓公八年》云:“春曰祠,夏曰禴,秋曰尝,冬曰烝。此言不失其时,以奉祭先祖也。”奉祭先祖,是后辈对先辈的追念,新谷收获后,首先想到的

就是要与祖先分享。然而祖先们早就无知无觉,所以最终消受祭品的还是活着的后辈。于是作为祭品的“新”,只能由奉祭者自己品尝,因而“尝新”的词义发生改变,逐渐由秋祭过渡到指品尝新收获的农产品或应时鲜货。

这在诗文里可获得证明,如唐王建《宫词百首》之四:“白玉窗前起草臣,樱桃初赤赐尝新。”宋陆游《春晚雨中作》:“冉冉流年不贷人,东园青杏又尝新。”“尝新”不再有祭祀的含义,凡是吃时鲜之物,都可谓之“尝新”。

源

「满城风雨」背后的友情

□ 丁然

宋朝时,湖北黄州有一位诗人叫潘大临,他文采出色,但家境贫寒,时常无法专心创作。在北宋僧人惠洪所著的《冷斋夜话》中,就记载着与潘大临有关的一则故事。

一年秋天,潘大临收到好朋友谢逸的一封信,信中问道:“最近有什么好作品吗?”潘大临回信说:“关于写秋天的景物,我感觉每一件事物都能让人写出好诗来,只可惜这种灵感经常被俗事给破坏了。就在昨天,我正在家中卧床小憩,听着外面风雨吹动树林的沙沙声,感觉诗兴大发,于是马上起身在墙上写下:满城风雨近重阳。谁知道刚写了这一句,房东就敲门催我交房租。我的兴致瞬间全无。暂且只有这一句诗,先寄给你吧。”过了没多久,潘大临就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了。

在潘大临去世后的第二年重阳节,谢逸为了纪念自己的好朋友,便续写了潘大临所赠的这句诗:“满城风雨近重阳,无奈黄花恼意香。雪浪翻天迷赤壁,令人西望忆潘郎。”

这件事流传开后,大家对潘大临的遭遇唏嘘不已,而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这句诗也成了千古名句,最终衍生出“满城风雨”这句成语,也让后人知晓潘大临与好友谢逸之间的深厚友谊。

事

羊鸣与《红梅赞》

□ 刘昊 金玟文

作为著名歌剧《江姐》的主题曲,《红梅赞》历经60余载,依旧动人心魄。谱写出这一动人旋律的,是我国著名军旅作曲家羊鸣。

羊鸣,原名杨培兰,1947年,13岁的羊鸣虚报了2岁,再加上个子长得高,如愿进了部队。在行军路上,羊鸣觉得自己的名字缺少军人气概,于是改名为杨明。1949年冬,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《庆新年》发表在了东北军区的《部队文艺》上,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羊鸣。

1962年至1964年,是羊鸣音乐创作最为辉煌、也是最难忘怀的一个时期。1962年春,空政文工团准备排演一部根据小说《红岩》改

编的大型歌剧《江姐》。1962年10月,剧本初稿完成。1963年3月,羊鸣、姜春阳、金砂音乐初稿完成。8月,完成了《江姐》的第二稿。

歌剧《江姐》中有很多经典唱段,但要说最令人回味和难忘的,还是主题曲《红梅赞》。

一般来说,歌剧创作要先有主题,后有咏叹调,但《江姐》的主题迟迟定不下来。阎肃作为词作者试着写了一段“行船长江上,哪怕风和浪,风吹雨打也平常,心中自有红太阳,我们握紧舵、划好桨……”,大家看了,都不太满意。羊鸣记得,阎肃从兜里掏出两个月前写的一段关于梅花的歌词,朗读起来:“红梅花儿开,



朵朵放光彩……”傲雪凌霜的红梅意象,一下子抓住了他,这从精神到形象,都能和江姐联系起来。音乐的灵感来了!“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!”羊鸣感慨道,《红梅赞》虽然时长只有几分钟,但创作时他曾八易其稿,修改20余次。经反复推敲后,一个个音符如待放的花苞层层展开,直至凌寒盛放。

1964年9月,歌剧《江姐》在北京首演,轰动一时。